

第一三五四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崇古文訣
成都文類

宋樓防編……………一

宋程遇孫等編……………二九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崇古文訣卷二

詳校官左中允_臣瑤五珠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_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_臣唐作梅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崇古文訣

縱集類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崇古文訣

_臣等謹案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宋樓昉編昉字暘叔號迂齋鄞縣人紹熙四年進士歷官守興化軍卒追贈直龍圖閣是集乃所選古文凡二百餘首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大畧如呂氏開鍵而所錄自秦漢而下至於宋朝篇目增多發明尤精學者便之所言與今本相合惟書錄解題作五卷文獻通考亦同篇帙多寡迥異疑傳寫者誤脫三十二字也宋人多講古文而當時選本存於今者不過三四家真德秀文章正宗以理為主如飲食惟取禦饑菽粟之外鼎俎烹和皆在其所棄如衣服惟取禦寒布帛之外黼黻章采皆在其所捐持論不為不正而其說終不能行於天

下世所傳誦惟呂祖謙古文關鍵謝枋得文章軌範及昉此書而已而此書篇目較簡繁簡得中尤有裨於學者蓋昉受業於呂祖謙故因其師說推闡加密正未可以文習習見而忽之也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輝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文選

二

崇古文訣原序

文者載道之器古之君子非有意於為文而不能不盡心於明道故曰辭達而已矣能達其辭於道非深切著明則道不見也此文之有關鍵非深於文者安能發揮其蘊奧而標古人之用心哉四明樓公假守莆邦積其平時苦學之力紬繹古作抽其關鍵以惠後學廣文陳君鉞諸梓以傳之使世之學者優游而深求饜飫而自得豈惟文章之能事可畢古人之用心於是乎可推也

欽定四庫全書

崇古文訣
原序

寶慶丁亥端月既望延平姚瑩序

欽定四庫全書

宗古文訣卷一

先秦王

答燕惠王書

宋樓昉編

樂毅

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略似蜀

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
有害足下之義故遁迹走趨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古文訣

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
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
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
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
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
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
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
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

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道事

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

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

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

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

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

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

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古文訣

三

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
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嫌於志故裂地而
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
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
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
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舊積及至
桑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謹庶孽
施及乎氓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

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閭閻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鵩夷而浮之江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參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雖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以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欽定四庫全書

李斯傳

三

上秦皇逐客書

李斯

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略加轉換數个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詞乎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邲約公孫支於

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考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於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垂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

欽定四庫全書

李斯傳

四

之珥阿繭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治
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斛而歌呼
鳴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豳武者異
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
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
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
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
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
者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
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
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
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
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
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
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
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卜居

屈平

此屈原陽為不知善惡之所在假託蓍龜以
決之非果未能審於所向而求之神也 居
謂立身所安之地非宮室之居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
意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
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
寧悵悵欬欬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鋏
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
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
呴嗟懷慄斯喔咿嚅唅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
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
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
寧與騏驎抗軼乎將隨鴛鴦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
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
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缶雷鳴謾人高張

賢士無名吁嗟嘿嘿乎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擇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達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

屈平

漁父蓋古巢由之流荷蕢丈人之屬或曰亦原託之也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文法

文

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醪而飲其醑何故深思高舉自今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九歌

屈平

東皇太一

太一天之貴神祠在楚東故曰東皇此篇蓋言已至誠盡禮以事神願神之欣悅安寧以寄人臣竭力盡忠愛君不已之意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璚璚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文法

文

切莫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等

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姱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雲中君

雲中君謂靈神也前漢郊祀志言漢武帝置壽宮神君亦此類言神降而與神接故既去而人思之不忘因以寄臣子慕君之意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於其

靈連蜷

屈平

兮既

留欄昭昭兮未央

徒湛切

將憺兮壽宮

古荒切

與日月兮

齊光龍駕兮帝服

切

聊翱遊兮周章

乎攻切

靈皇兮既降

切

焱遠舉兮雲中

覽冀州兮有餘

橫

四海兮焉窮思夫君

湘君

湘君謂堯長女娥皇為舜正妃舜巡狩崩於

蒼梧二妃遂死於江湖之間此篇情意曲折

尤多皆以陰寓忠愛慕君之意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古文選

九

君不行兮夷猶

切

誰留兮中洲

美要眇

兮宜修沛

吾來兮桂舟

切

兮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

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駕飛龍兮北征

遭吾道兮洞庭

薜荔

薄開切

拍兮蕙纈承沓

七全切

撓兮蘭旌望淞

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揚靈兮未極

女嬋娟兮為余太

息橫流涕兮瀟瀟

杜連切

兮隱思君兮徘徊

兮蘭

切

兮積雪

薜荔兮水中

寒芙蓉兮木末心

不同兮媒勞思不甚兮輕絕

石瀨兮淺淺

飛龍兮翩翩

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

朝聘駕兮江皋

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捐余玦兮

湘夫人

此篇情意與湘君篇同正妃為君則次妃降

稱夫人所謂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

敢言其詞甚平乃所以為相思之至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古文選

十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

協韻

兮秋風洞庭

波兮木葉下

音登

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

兮蘋中曷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

敢言恍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廉何食兮庭中蛟何

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溼聞佳人兮召

余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

壇

音古

兮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

房周辟荔兮為帷

音氏

蕙擗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

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
建芳馨兮廡門，九疑嶺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
兮江中遺余褱。群音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
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祀司命。疏云：三台上台曰司命。
又文昌第四宮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原非
徵福於司命也。所謂順受其正者。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古文選

十一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溼雨兮
暴風也。灑塵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汝。紛總總兮
九州，何夭壽兮在乎。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
與君兮齊速，道道去聲帝之兮九阰。靈衣兮披披，玉佩兮
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為。折疏麻兮瑤華，芳无
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乘龍
兮騏驎，高馳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
人兮奈何。音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兮合兮。

可為

少司命

本章蓋言神能驅除邪惡，擁護良善，宜為下
民之所取正，則與前篇意合。

穠蘭兮薝蔔，羅生兮堂下。音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
予。上聲夫人兮自有美子，孫何以兮愁苦。穠蘭兮青青，音
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
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古文選

十二

新相知，荷衣兮蕙帶。音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
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
女沐兮咸池。音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
恍兮浩歌，孔蓋兮翠旌。音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
擁幼艾。荃獨宜兮為民正。

東君

此即迎日之祭也。

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馳，夜皎皎

兮既明駕龍輶兮乘雷戴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
心低徊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繼悲兮
交鼓蕭鍾兮瑤簫鳴鏞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嫻翔飛兮
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
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
兮酌桂漿撫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河伯

晦翁云巫與河伯既相別矣而波猶來迎魚
欽定四庫全書

猶來送眷眷之無已也屈原豈至是而始歎

君恩之薄乎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
龍兮騰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
忘歸惟極浦兮踞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靈
何為兮水中乘白龜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清流漸
紛兮將來下音戶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
兮來迎魚鱗鱗兮賸予

山鬼

此篇反覆曲折言已始以志行之潔才能之
高見珍愛於懷王已亦愛慕懷王納忠致善
而終困於讒不能使之開昭君雖未忍遽忘
卒為所蔽而已之拳拳終不忘君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
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壑兮終不
欽定四庫全書

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來未獨立兮山之上雲谷谷兮而
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
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米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
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聞山中人兮芳
杜若飲石泉兮陰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靈填填兮雨
冥冥猿啾啾兮秋夜鳴風颼颼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
離憂

宗古文訣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崇古文訣卷二

宋樓昉編

兩漢文

賜南粵王佗書

文帝

委曲回護不自尊大而所據者正所以感動而諷諭之者深矣讀文帝此書非但忠厚惻怛能服夷狄之心又且明白正大得待夷狄之體

欽定四庫全書

崇古文訣卷二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雍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蒞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更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降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

欽定四庫全書

崇古文訣卷二

政事書

賈誼

本末宏闊首尾該貫議論雖未免純駁之雜然自董仲舒以前未有言及此者文氣筆力則當為西漢第一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亡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熾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
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陞
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
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
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
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
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
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三

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
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
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
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
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
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
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
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

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
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
威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
且十此者序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
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
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
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
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四

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過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
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
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
合諸侯而匡天下虜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
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
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
六七公者皆亡意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
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

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為中消其次屢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用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五

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眚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鬻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鬻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六

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則頗入漢者為從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七

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

信一二指搗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瘞也又苦蹠蹠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瘞也又苦蹠蹠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八

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標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虜非曹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癰夫辟者一面病癰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鬣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甦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且甚矣臣

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兔耽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紵之裏綾以偏諸美者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名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無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

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母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辭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偃婦姑不相悅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敢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最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遂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廩戶之廉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割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